





類說目錄卷之二

高士傳

與明黃省曾高士傳不合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歸心焉

九龍井

桓公五往

屋埃墜飯中

外門車馬迹深

容膝之安

斜其被

四皓作歌

旣居士

吾病耳非不足

君房素痴

渡海遇風



逸士傳

一瓢

居士屨

百結衣

生女炙面

蝨入豕柵

襄陽耆舊傳

精覓為芝

牽羊壇

竹罌

槎頭縮項鱸

玉鏡玉屐

呼鷹臺

龍種來歸

千頭木奴

拜龐德

三公峯

冠蓋山

鄴侯家傳

青青東門柳

德宗儋耳龍

六合大同印

枕天子膝睡

五不可任

香案前奏事

茶詩

端居室

鑱子骨

八公詩

函內黑石

後召以銀為信



門匠

醉人為祥瑞

宰相不可分職

年號貞元

郎官乘蜀馬遺補騎驢

李晟功與郭子儀異

受獅子百枚

註論語

中和節

盧杞小心

鞋者諧也

已刪

燒梨

嬾殘

名臣傳

王旦

王曾

寇準

晏殊

丁謂

趙稹

石延年

蔡齊

范仲淹

陳堯佐

狄青

謝絳

鄭戩

石介

杜衍

王質



類說目錄卷之二

終

類說卷之一

宋溫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 叅 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高士傳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歸心焉

洪崖先生創高於上皇之世許由善卷不降  
於唐虞之朝易有束帛之儀禮有玄纁之制  
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故月令  
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



所先史班之書多所闕畧梁鴻頌逸民蘓順  
叙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秦漢不及  
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德而贊其  
事哉謚採古今人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  
不耗於終始元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  
若義義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 序

九龍井

李耳著上下五千餘言為道家之宗以其年  
老著子故號其書曰老子亳州南宮九龍井

亳州以下後人附注

井前有昇仙檜老君煉丹井井北虛無堂石  
壁鐫道德經咸通以後干戈垂五十年畧無  
燒毀老君靈應也

桓公五往

小臣稷者桓公凡三往不得見公嘆曰布衣  
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幸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布衣之幸  
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

屋埃墜飯中

顏回者孔子絕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一石  
炊於壞屋有埃墨墜飯中回取食之子貢以



回爲竊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子曰若改節焉稱仁廉哉子貢以回食飯告子子召回曰疇昔予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墮飯中欲寘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所信者目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弟子記之知人故不易矣太史言回年二十九而髮白早卒惟家語三十二歲若二十九當定公七年去厄陳十四年

回實未卒當以家語爲正

門外車馬跡深

陸通字接輿楚王使使聘曰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應妻於市來曰外門車馬跡何深通曰王遣使持金百鎰令治江南妻曰妾事先生躬耕以食親綉爲衣據義而動樂亦足矣今受人重祿乘人良駟食人肥濃將何以待之通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從之違義不如去之於是變易姓名遊諸名山食菌



樞實服黃精隱居於蜀峩峩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

容膝之安一肉之味

陳仲子字子中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入計之乃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

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爲人灌園斜其被

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吊見屍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歛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以何爲謚妻曰謚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克飽衣不蓋形何以謚爲康乎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爲國相而辭不爲是有餘貴君賜



粟而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其謚爲康不亦宜乎

### 四皓作歌

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

### 阡居士

摯峻字伯陵隱阡山司馬遷致書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伏惟伯陵才能絕人高尚其志冰清玉潔不以細事累名然未盡太上所由也峻報曰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各遠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僞守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二人自是各從所欲遷果以悔吝被辱峻卒於阡阡人立祠號阡居士

吾病耳非不足



嚴遵字君平賣卜或都市蜀有富人羅冲問  
何以不仕遵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  
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  
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  
乃云有餘不亦繆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  
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  
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致尚有餘數百塵埃  
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  
大慚遵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

我身竟不仕

君房素痴

嚴光世祖以安車聘之侯霸使掾侯子道奉  
書霸戒子道曰子陵素高而陵宜卑體下之  
光發書曰君房素痴今爲三公南齊小小善否子  
道曰位居鼎足不痴也子道曰公聞先生至  
即欲詣迫於典司是以不獲光曰卿言不痴  
此非痴語耶天子三徵我來人君尚未見况  
人臣乎我手不能書以床邊牘板與子道削



書之光口喻數語子道曰書何大小可以益也光曰何可益乎

渡海遇風

管寧渡海遇風同行皆沒溺寧船獨存咸云積善所致

逸士傳

一瓢

許由居箕山唯有一瓢酌水掛于樹枝風吹瓢鳴以爲煩擲去之

居士屨

蜀隱士朱桃推以草屨爲業以屨置路隅人識之曰此朱居士屨也以米易去

百結衣

董威在洛陽隱居白社以殘絮縷帛爲衣號

百結衣

生女炙面

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炙其面白樂天詩云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癡痕



蝨入豕柵

蝨入豕柵議擇食曰肥豕不度臘相與食其瘠者

襄陽耆舊傳

精魂為芝

楚襄王遊雲夢夢一婦人名瑤姬曰我夏帝之季女封於巫山之陽臺精魂為芝媚而服之則與夢期

牽羊壇

襄陽有牽羊壇刺史初至必牽一羊繞壇以其遭數驗臨州之年晉文帝為刺史行六遭不止疆止之果八年而後遷

竹罌

辛宣仲居士截竹為罌以酌酒曰吾性甚愛竹及酒欲令二物並耳

槎頭縮項鱸

漢水中鱸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鱸宋張敬兒為刺史作六櫓船置獻



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鱸一千八百頭  
玉鏡玉屐

齊建元中盜發楚王塚獲玉鏡玉屐又得古  
書青絲簡編

呼鷹臺

劉表爲荊州刺史築呼鷹臺作野鷹來曲

龍種來歸

龐煥去官還鄉里人曰我家池裏龍種來歸  
千頭木奴

李衡作宅種橘千株臨終勅其子曰吾有千  
頭木奴可以不貧

拜龐德

諸葛亮拜龐德公于牀下公殊不令止

三公峯

峯山東三公峯名三公西九山名九卿次名山

王簿

冠蓋山

漢末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兩侍中一黃門



侍郎三尚書六刺史朱軒高蓋會山下因名  
其里曰冠蓋里山曰冠蓋山

鄴侯家傳

青青東門柳

泌幼警敏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  
宴必憔悴國忠訴于帝帝曰賦柳為譏卿則  
賦李者為譏朕可乎

德宗儋耳龍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有父老曰太孫乃

儋耳龍何畏賊乎

六合大同印

肅宗在靈武鑄印徵兵其文曰六合大同

枕天子膝睡

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  
欲收復京城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  
奏客星犯帝坐一動天文足矣

五不可任

肅宗既還京師泌辭去云臣有五不可任臣



遇太早陛下用臣太重恩太深功太高而跡太奇力辭果去

香案前奏事

泌與肅宗夾鑪而卧懇求退曰今陛下以隔爐爲遠此時不得請它日香案前奏事豈復可得乎

茶詩

皇孫奉節王煎茶加酥椒之類求泌作詩泌曰旋沫番成碧玉池添酥散作瑠璃眼奉節

王卽德宗也

端居室

泌得請於衡嶽隱居詔卽所居營端居室

鑱子骨

泌少時身極輕能於屏風上行薰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恐其飛騰也旣長辟穀每導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鑱子骨

八公詩



類說 卷之二十一  
有隱士八人衣冠甚異來過泌數日言仙靈事無不至臨去嘆曰俗緣竟不盡可惜其心與骨泌求隨去曰不可湏與他爲相十年出門不復見於是作八公詩託其事亦不知爲真仙歟山精歟

函內黑石

有隱者携一男六七歲來云有故湏南行值此男痢疾旣同是道者願寄之仍留一函子曰若疾不起以此葬之乃問男曰不驕留此

得乎曰得遂去八九日而殂以其函盛葬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不回試發其函唯一黑石四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真煉形年未足化爲我子功相續丞相葬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

後召以銀爲信

代宗欲相泌元載令其黨排毀百端帝不得已出泌爲江西觀察判官曰後召當以銀爲信後路嗣恭代魏少遊爲江西觀察使載與



路書云泌亦莫令在南亦莫令在北路奏泌  
爲虔州別駕明年春勅下除銀青光祿大夫  
及見上喜甚曰別卿八年方處置得此賊亦  
幾落其計再與卿相見何慰如之賴春宮仁  
孝發其謀不然不得見卿矣對曰往年已具  
奏大臣若陛下以爲不可卽去之需事而賊  
皆由含容大過使之惡稔至是上曰卿知三  
品以上皆是賊乎且面屬卿而去乃取載意  
奏卿爲虔州別駕云卿意欲之其欺朕如此

且平嶺南進瑠璃盤面濶九寸朕以爲寶乃  
破載家得一尺面者乃其所寄非賊而何

門匠

唐時運漕自集津上至三門皆一綱船夫併  
牽一船仍和雇相近數百人挽之河流如激  
箭又三門常有波浪每日不能進一二百船  
觸一暗石卽船碎如未流入旋渦中更不復  
見上三門篙工謂之門匠悉平陸人爲之執  
一標指麾以風水之聲人語不相聞陝人云



自古無門匠墓言皆沉死也故三門之下河  
中有山名米堆穀堆每綱上三門無損傷亦  
近百日方畢所以漕運艱阻

醉人爲祥瑞

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  
有一醉人聚觀以爲祥瑞

宰相不可分職

德宗旣相泌令與同列分職泌曰宰相代天  
理物補袞之職不可分也至於給舍乃分司

押事故舍人謂之六押平章事當共之若各  
司其局乃有司也馬得謂之相帝從之  
年號貞元

德宗初議改元帝謂泌曰本朝之盛無如貞  
觀開元各取一字乃改號貞元

郎官乘蜀馬遺補騎驢

德宗聽泌言始加給百官俸料初京師街衢  
乘大馬者行路之人皆識其名位乃給舍丞  
郎大卿監以上否則貴臣及方鎮子弟郎官



皆乘蜀馬遺補或騎驢加料兩月後郎官盡  
乘大馬及有從馬矣

李晟功與郭子儀異

初李晟將建家廟准令二品以上祀四廟有  
名封者祀五廟五品以上祀三廟三品以上  
不須兼爵時泌以爲四廟非古且禮有降殺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古制也上許立五室但  
祀四代空始祖之室待後五代孫祀旣祧諸  
主以晟爲始祖不祧之室可也意令功臣有

遠長之圖馬燧曰郭尚父亦只立四廟泌曰  
李晟功與郭子儀異至德收復玄宗雖幸蜀  
肅宗自靈武至鳳翔時先皇爲元帥親總戎  
行外蕃及諸道之師共十餘萬子儀自同州  
來會戰只朔方節度耳戰勝收復回紇及四  
鎮之功多晟之收復也陛下再幸梁洋旁有  
懷光以朔方之強又反諸道已抽兵回者收  
復之日渾瑊在咸陽亦不來會其時又無元  
帥駱元光等皆有所統率也此乃克復全在



於晟子儀豈可比哉上曰誠如卿言於是許立五廟而空西室

### 受獅子百枚

有布衣張子路上書言泌之短德宗殺之謂泌曰朕皆得其誣妄且云卿受嚴震獅子百枚計價二萬貫朕料必是沙糖獅子山南地貧何處有如許金又人家用一百個金獅子作何物試使人潛勘送沙糖使猶在城鄉避嫌疑諸道寄茶及口味悉皆拆開將入此賊

### 遂敢誣罔故處置之

### 註論語

泌加集賢學士奏曰論語是聖人之言弟子記之而篇序之名多不近理且甚錯雜何晏集解又多舛誤臣少欲編次註釋而未暇今加學士樞務稍簡欲成素志上曰朕幼好論語以其篇名淺近註釋又疎有意與碩儒爲之卿先有此請卽爲置一講論殿殿成與卿日夕討論泌曰未可上曰向前帝王好用臣



下著述爲御製朕意不如此自幼讀書頗有  
義性今欲同商量撰註朕義長則註稱御製  
卿義長則稱臣曰令後代知君臣同心精於  
古訓一時盛事非欲占卿義也泌曰陛下睿  
聖天縱生知當合堯舜宣尼祖述堯舜者也  
臣識見淺短方欲解釋七十子之言豈憂占  
臣義乎所言未可者見梁武帝侯景及周軍  
至猶講老子不輟故庾信賦云縉紳以干戈  
爲兒戲宰衡以清談爲廟畧高貴卿公與鍾

繇等較量精義何救於敗今吐蕃劫盟其屯  
集去京無五百里陛下乃與臣講論恐邊將  
懈怠且爲後代所笑臣忝學士偶成夙志則  
可君臣同註乃是不急之務願待理平後圖  
之上曰卿凡事精深如此可謂真宰相然卿  
亦未得便自註終待平定後與卿同爲之於  
是乃止

中和節

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會而上巳與寒食



往往同時來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無公會矣欲於二月創置一節何日而可泌曰二月十五日以後雖是花時與寒食相值又近晦日以晦爲節非佳名色二月一日正是桃李開時請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其日賜大臣方鎮勳戚尺謂之裁度令人家以青囊盛百穀果實相問遺謂之獻生子醞酒謂之宜春酒村閭祭勾芒神新穀百僚進農書以示務本上大悅卽令行之并與上巳重陽謂

之三令節中外皆賜錢尋勝宴會

盧杞小心

泌謂盧杞姦邪德宗稱其小心泌曰小心乃姦臣之態

鞋者諧也

泌未相時宿內院旦祀竊泌鞋送帝所帝曰鞋者諧也當爲激諧事且諧矣

燒梨

泌絕粒肅宗自燒二梨以賜穎王請聯句爲



宅年故事穎主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  
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次一王曰  
不食千鍾粟唯食兩顆梨帝曰天生此間氣  
助我化無為

懶殘

泌在衡嶽有僧明瓚號懶殘泌察其非凡人  
也中夜前往謁焉懶殘命坐發火煨芋以啗  
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名臣傳

王旦

王旦字子明為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 真  
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後拜平  
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  
庶頌聲洋溢旦之力也

王曾

王曾字孝先真宗好神仙築昭應景靈宮用  
臣領使以曾為景靈宮使不拜忤旨罷參政  
召為宰相真宗彌留之際沮明獻臨朝之議



請太子監國明大義以安社稷天下賴焉  
寇準

寇準字平仲少知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  
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爲若得用必濟大川後  
通判鄆州召見太宗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  
爲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它日必爲桀紂  
欲廢之則宮中自有兵甲恐因而召亂準曰  
請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左右侍衛皆令從之  
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器俟還而示之

隔下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黃門力耳上以  
爲然及東宮出因搜得淫刑之器有剜眼挑  
筋摘舌等物東宮服罪遂廢之立章聖爲太  
子景德初拜相會契丹寇澶淵大臣議宜圖  
西南之幸準曰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  
金陵陳堯叟蜀人故請陛下幸成都乃請親  
征大敗戎虜至今講和者準之力也嘗會食  
中書有羹汙鬚丁謂與拂之準曰君爲參預  
大臣而與官長拂鬚耶章聖倦政謂迎合太



類詞 卷之二  
后臨朝之謀準奏曰太子睿德足以任天下之事丁謂恃才而挾姦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明日謂之黨以不軌中準坐是罷相貶雷州司戶道出公安剪竹插神祠前曰準心若負朝廷此竹必不生不然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後范仲淹作藥石詩言準無辜上將復其位其月死於貶所天下以比魏鄭公狄梁公

晏殊

晏殊字同叔七歲能文章聖判南衙時章獻太后以微時得幸張耆有力天聖中太后以耆爲樞密使殊曰朝廷雖乏賢亦宜中材處之如耆者但富貴之可也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僕隸出守南京召爲參政 太后謁太廟欲袞服殊言周禮有王后服不可亂其法度慶曆中爲宰相及葬賜碑曰舊學之碑

丁謂

丁謂字謂之天禧中拜相充章聖山陵使與



押班雷允恭擅移陵域事敗貶崖州司戶在  
朱崖教民造屋日賦一詩號知命集嘗以家  
財數萬與土人商販不取利其人問所欲謂  
曰欲煩賣家書至洛陽乃作陳情表與家書  
令之寄西京留守俟有中貴人到洛與留守  
同宴卽投之君當收下獄後有酬賞其人如  
教留守得書大驚不敢拆遂奏之其表叙冊  
立之功曰臣有彌天之罪亦有彌天之功  
上釋其人厚賜遣還徙謂雷州諫官劉隨口

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嗣君固合取彼頭  
顛寘諸郊廟初爲布衣時遇道士曰他日似  
李德裕而稍優果如其言

趙稹

趙稹字仲微爲益州路轉運使天聖中上殿  
上曰先帝時詔益州市錦六千疋時有姓趙  
者知州止市千疋還是卿否稹曰是未幾大  
用

石延年

類書

卷之二

三



石延年字曼卿 真宗曰朕知卿有才久矣  
但聞卿好飲酒恐醉不能了事延年曰臣非  
好飲酒蓋以自釋耳然臣雖醉其於臨事愈  
於不醉之人

蔡齊

蔡齊字子思 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菜  
齊上見其姿狀堂堂曰得人矣特詔給金吾  
七人清道自齊始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事決事如神京帥謠  
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帥無事有希文每奏  
事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  
間君臣落職知饒州司諫高若訥言貶黜猶  
輕歐陽修上書救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  
朋黨被黜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不肖指若  
訥也寶元中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起師  
延安日夕訓練精兵賊聞之曰無以延州爲  
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



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  
雍也後知慶州時王師定川之敗議點鄉軍  
仲淹令刺其手及兵罷環慶路皆復得爲農  
上以四路都招討委之仲淹與韓琦協謀必  
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  
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  
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陳堯佐

陳堯佐字希元修 真宗實錄特除知制誥

舊制須召試唯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景祐  
中拜相星變地震堯佐上言王隨位在臣上  
而病不任事程林位在臣下其變皆臣之責  
上章求罷出判鄭州薨謚文惠兄堯叟終平  
章事弟堯咨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兄弟  
貴盛當世少比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  
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答曰  
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  
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堯咨精於弧矢



天下謂之神射自號小由基

狄青

狄青字漢臣時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人呼爲狄天使上觀其儀表曰朕之關張也於是有狄萬之稱以一足以敵萬也初青在軍伍間韓魏公范文正一見皆稱其有將相之器果能爲國立功爲時名將及討儂賊回稍自矜大而禁旅多附時議頗疑之

謝絳

謝絳字希深章獻臨朝日久頗信方術之士出入禁中絳上言此皆左道亂政之本自古衰亂之世女謁用事方有此等事又引褒姒滅周以諫廢郭后皆合經旨擢知制誥文章有元白風爲郡務在教化時以比杜詩

鄭戩

鄭戩字天休除知開封府府吏馮元者姦巧通結權貴京師號爲立地京兆尹戩窮其罪



流於海島後移守長安有表曰聽嚴宸之鐘  
鼓未卜何辰植勁栢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  
誦者數四代范仲淹爲四路招討置府於涇  
嘗慨然慕郭代公功業元昊擁衆臨黑山戩  
勒兵巡邊趨蓮花堡時天寒風勁置酒高會  
旗幟絳野鉞鼓聒天虜衆十萬相顧不敢動  
元昊曰我已遣使稱臣朝廷何爲復用此公  
護諸將其畏如此

石介

石介字守道徂徠山人也文章學術天下宗  
師皆呼爲徂徠先生著宋頌十篇猗那清廟  
無以加也慶曆三年天下所謂賢士大夫必  
用於兩府侍從臺諫之官宋之用人於茲爲  
盛介作慶曆聖德詩

杜衍

杜衍字世昌慶曆四年拜相力止內降之變  
時有權要干請者上曰朕內降不難然宰相  
衍公正介執必不出勅或有不得已而降旨



衍皆收之俟及十數卽封還之上嘗曰衍助我多矣然權幸交惡之未幾罷相初衍旣貴有女其夫人怜之必求佳壻衍以文章器業爲天下第一無如蘓舜欽乃以妻之及衍在中書權幸欲去之以舜欽監進奏院市故紙監臨自盜除名以撼動衍衍亦以此求退

王質

王質字子野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質時知開封府出餞東門或曰何爲自陷朋黨質曰

昔徐誨不負楊臨賀今質願附范饒州慶曆中杜韓富范諸公在兩府名士並布臺諫於是道不同者有朋黨之論旣而諸公皆出外補而蘓舜欽輩以酒食之過下獄竄逐質大慟曰天下所以治者衆賢扶持之今賢者日退此可憂也人世一頃耳吾不樂在於世矣遂以憂憤而卒質以七月二十六日生以是日卒人皆異之



類說卷之二 終

類說

卷之二

三

類說目錄卷之三

列仙傳

吹笙作鳳鳴

弄玉吹簫

尋偃月子

金床玉几

負局磨鏡

玉女洗頭盆

稷丘君

行玉子之術

玉城瑤闕

拔宅上升

服水玉

呼鷄名

青鳥

五色烟



一丸泥封戶

漢江解佩

鈎弋夫人

神仙傳

五色雲母

碧藕白橘

琴高乘赤鯉

飈車羽輪

修本草

與汗漫期

一日九餐

白石為糧

採百草花

碧落侍郎

十二玉壺

女笪老翁

一人作千人

赤丸起火

泥馬

石髓

乘赤龍

肘後丹經

劉安登仙

九節杖

八百歲瞳子方

九節菖蒲

二十三處見子訓

作丹

新宮銘

六甲行厨

分杯

四百歲小兒

熟視石壁

落翮山



肉芝

彭祖喪妻

王母玉環

老子僕徐甲

玉女投壺

彭祖經

未央丸

月中人帶甲

能理民則馴虎

李常在

唾盤成鯉

縮地脉

仙木

龜杯

一木上破天

續仙傳

漁父詞

踏踏歌

掘枸杞

空中間打麥

龍宮藥方

集賢院酒榼

蓬萊瀾弱水三十萬里

白雲記

琅玕樹

穀父蚕母

睡仙

種瓜

毛女

兩塵

李八百

殷七七

譚峭詩



烏龍

龍床

飯粒成蜂

仙臺郎

青雲芝

王氏神仙傳

總真真人

聞道易修道難

養神芝

澤瀉丸方

服黃連

玉簿化

未央

王喬有三

胎息術

水母

眉上肉塊

核桃大如數斗

彈一弦琴

名補仙官

玄洲宮主

白雲如百尺樓

高道傳

蘅薇香

化出玉局

絳雪丹

小兒誦經聲

白驢

白蝙蝠精



類說目錄卷之三終

類說卷之三

宋温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列仙傳

吹笙作鳳鳴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遇  
浮丘公得仙後語栢良曰告我家七夕待我  
於緱氏山東乘白鵠而至

弄玉吹簫



類言 卷之三  
一  
簫史秦人善吹簫秦王有女名弄玉好之遂  
妻焉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至其室乃作  
鳳臺居之一夕吹簫鳳集乘之仙去乃作鳳  
女祠

尋偃月子

許碯徧遊名山所至題云尋偃月子到此作  
詩曰閨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霞觴群  
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書於酒樓  
乘雲而去

金床玉几

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絕中有金床玉几

負局磨鏡

負局先生隱於磨鏡

玉女洗頭盆

華山絕頂有石臼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

未嘗增減

稷丘君

泰山下道士稷丘君遇漢武帝東巡擁琴朝



謁

行玉子之術

太玄女行玉子之術鬢髮如鷗

玉城瑤闕

舜游南方有國曰揚州入千龍之門泛昭回之河有玉城瑤闕曰九疑之都

拔宅上升

許真君拔宅上升惟車轂錦帳復墮

服水玉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

呼雞名

祝雞翁居戶鄉北養雞雞皆有名字呼名卽至

青鳥

吳真君遇大風書符置屋上青鳥嚙去風卽止

五色烟

審封子爲皇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



出五色烟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能  
隨氣煙上下

一丸泥封戶

方回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  
更以一丸泥封其戶以方回印印之時言得  
回一丸泥封門戶終不可開

漢江解佩

鄭交甫游漢江見二女佩兩明珠交甫悅之  
不知其神人也下請其佩女解佩與交甫行

數十步女忽不見

鈎弋夫人

鈎弋夫人右手捲武帝發其手得玉鈎尋害  
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昭帝卽位更葬之棺  
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鈎翼後避諱改爲  
弋

神仙傳

五色雲母

衛叔卿服雲母得仙其子名度世徧游山海



求見其父一日山中見之與數公博戲坐白石牀度世問博者爲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我有仙方在所居柱下度出歸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果仙去

碧藕白橘

周穆王會王母於瑤池食素蓬黑棗碧藕白橘

琴高乘赤鯉

琴高旣仙去設祠奉之時乘赤鯉來享

颺車羽輪

崑崙圃閬風苑有玉樓十二玄室九層右瑤池左翠水環以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颺車羽輪不可到王母所居也

修本草

陶隱居遇仙栢闔曰君之陰功著矣以所修本草用蚩虫蛭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而去



與汗漫期

盧敖見一士深目而結喉鳶肩而脩頸豐上而殺下踞龜殼而食蛤蟹謂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不可久留乃去

一日九餐

青精先生千歲色如童子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餐

白石爲糧

白石先生煮白石爲糧彭祖問曰何不服藥

仙去對曰天上至尊相奉甚難更苦人耳時號爲隱遁仙人常游行四方治人疾

採百草花

鳳綱生採百草花煎九服之仙去

碧落侍郎

沈羲將飛昇忽有白鹿青龍車羽衣持節以青玉界丹玉版拜爲碧落侍郎

十二玉壺

王遠字方平嘗在蔡經家去十餘年七月



七日來威儀如大將軍持玉壺十二皆以蠟封其口遠以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工女笞老翁

漢使過河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翁受杖甚恭問之云此妾之子也昔舅氏伯山甫以神方教妾妾使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之問其年曰妾一百三十歲兒纔七十餘耳一人作千人

劉政有道術能以一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

又能噓水與雲聚壤成山刺池成淵

赤丸起火

孫博以赤丸投軍中須臾火起更投以青丸乃滅又能引鏡爲刀屈之復爲鏡

泥馬

章震號玉子能以泥作馬日行千里其弟子號太陽子好飲酒或問之云晚學俗態未除故以酒自驅耳

石髓



王烈得石髓按仙經云神山五百年一開有髓出食之壽與天地等烈先服白石煮熟與人味如芋

乘赤龍

茅盈乘赤龍登天先是童謠云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天升太清時下左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欲學之臆嘉平

肘後丹經

張道陵弟子趙昇七試皆通乃授肘後丹經

劉安登仙

劉安請致術士於是八公往見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遂授丹經安既仙去藥器在庭鷄犬舐之皆仙去

九節杖

王遙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檐篋不沾濕八百歲瞳子方

李根兩目瞳子皆方仙經云八百歲則瞳子方



九節菖蒲

九疑仙人見武帝云聞有石菖蒲一寸九節可服食故來採耳

二十三處見子訓

薊子訓有道術至京師諸貴人多邀皆許某日日午當往是日二十三處皆見子訓衣服論議如一

作丹

魏伯陽與弟子三人作丹丹成先與犬犬死

一弟子與先生同服之亦死二人下山求葬具伯陽卽起再以丹納犬及弟子口中皆起仙去

新宮銘

蔡少霞夢人託書新宮銘曰紫陽真人玄卿撰其畧云碧砌鱗差瑤堦肪截珠樹規連玉泉矩洩仙翁鵠立道師冰潔三變玄雲九成絳雪

六甲行厨



左慈召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  
分杯

左慈謂曹公曰今當遠適願得分杯飲酒慈  
拔簪以畫杯酒卽中斷分為兩向

四百歲小兒

李八百呼陟正為四百歲小兒

熟視石壁

帛和刊西成山事王君令熟視石壁初一年  
無所見二年漸有文字三年得所刻神丹方

及五嶽圖

落翮山

王次仲變篆為隸始皇召之不至將殺之次  
仲化為大鳥振翼而起使者拜曰無以復命  
恐見誅乃以三大翮墮與使者始皇因名落

翮山

肉芝

蕭靜之掘地得人手潤澤而白烹食之人問  
何物曰肉芝也



彭祖喪妻

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王母玉環

王母以白玉環授舞并獻白玉瑄吹之以和八風

老子僕徐甲

老子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從之問道老子大驚吐舌瞞然故號老瞞老子耳有三漏手握十文其僕徐甲約日直百錢自云

隨二百年計欠七百二十萬錢甲詣關令索所欠令問老子對曰甲久應死吾以太玄清生符救之得至今日使甲張口向地符出丹書文字如新甲立成一聚枯骨令知老子神異叩頭請命復以符投骨上甲乃復生

玉女投壺

東王父與玉女投壺每一投千二百梟設有不入者為嚙噓

嚙呼監切開口笑也

彭祖經



錢鏗卽彭祖也有導引之術每有疾則閉氣以攻所患其氣雲行體中下達指末尋卽體和嘗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

未央丸

墨子居山遇神人授以素書未央丸長生不死

月中人帶甲

君思晉人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遣兒視月中

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篋帶劍思出視之曰非水也將有兵亂月中人乃帶甲仗矛耳果如其言

能理民則馴虎

郭文得道能馴暴虎晉帝召問其術對曰人無害虎之心虎無傷人之意何術之有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讐民猶虎也能理民則能馴虎

李常在



有人姓李得道居山不老人世世見之不知其名因號李常在

唾盤成鯉

劉綱唾盤成鯉妻樊夫人唾盤成獺食之

縮地脉

費長房遇壺公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聚在目前放之復如舊

仙木

劉商居山有鬻木者善價得之後異人曰劉

君已賜仙木服之得仙

龜杯

南極子柳融取粉塗杯呪之成龜煮取其肉食之呪其殼復為酒杯

一木上破天

王敦謀逆夢持一木上破天以問卜者

君時為旌陽令因見敦解曰此是未字晉祚未終公未可動耳

續仙傳



漁父詞

張志和號玄真子嘗爲漁父詞云西塞山邊  
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  
風細雨不須歸後於湖州刺史顏真卿坐上  
雲鶴翔集飛升而去

踏踏歌

藍彩和嘗著破衫繫六膊黑木腰帶一脚著  
靴一脚跣行丐於市歌曰踏踏歌藍彩和世  
界幾能多紅顏一春樹流年擲一梭古人混

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  
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  
宮闕高嵯峩後於濠梁酒樓騰空而去遺下  
衫靴帶并所執大拍板

掘枸杞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一日汲  
于溪上見二花犬相趣因逐之入于枸杞叢  
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  
于峯上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亦得不



死因號童子峯

空中聞打麥

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徧身瘡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卽愈遂爲置酒滿瓮道士坐瓮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顏如童子謂老王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全家飲之湏臾皆醉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舍屋鷄犬皆去空中猶聞打麥聲

龍宮藥方

孫思邈嘗救一青蛇乃龍子也後爲龍王至水府得龍宮藥方三十道作千金方每一卷內秘隱一方

集賢院酒榼

明皇召張果至問其年壽曰堯時丙子年出旣長爲侍中帝賜酒曰臣有弟子能飲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而下年十六歲美風姿善談笑帝賜飲一斗不醉果曰不可更飲



類書 卷之三  
必有所失又逼飲之酒忽從頂出什地化一  
酒榼乃集賢院物也拜果銀青光祿大夫號  
通玄先生

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

謝自然問道於司馬承禎唯唯不答自然歎  
曰每登玉霄峯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於是  
別去入海至一山遇道士問何往曰蓬萊尋  
師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  
飛莫到天台司馬承禎身居赤城名在丹臺

真良師也自然復回見承禎乃傳授上清之  
法

白雲記

司馬承禎善篆別爲一體名金剪書隱居天  
台玉霄峯號白雲子睿宗召見旣歸朝士賦  
詩送之盈編自號爲白雲記

琅玕樹

謝玄卿遇神仙見丹柯碧葉微風時叩五音  
相節云琅玕樹也又設鳳冠粟龍睛稻素麟



脂班璃髓玄洲白柰空洞靈爪扶桑丹樾清  
河文藻又有瓊粃酒桂腦芸英又彈八琅之  
璈叢霄之笙洞陰之磬奏元鈞歌作回鸞轉  
鳳之舞

穀父蚕母

三山飢有青衣童子曰世人厭棄五穀地司  
已收其種矣可相率祈謝穀父蚕母當致豐  
穰

睡仙

夏侯隱每登水渡山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  
聲而不蹉跌人謂之睡仙

種瓜

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坐  
上以酒杯盛土種瓜須臾引蔓花實食之甚  
美又能徧身摸出青銅錢投井中呼之卽出

毛女

名玉姜以其徧體生毛謂之毛女自言秦始  
皇宮人秦亡入山遇道士教食松葉遂得道



兩塵

異人丁約隱於卒伍韋子威師事之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問其故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李八百

李真多蜀人得仙後常游人間約其年八百餘歲號李八百

殷七七

殷七七名文祥每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

白硃砂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時鶴林寺有杜鵑花每春甚盛時將重九或謂七七曰汝能令開此花乎七七曰可爲九日之玩前二日住宿其下次日花發九日爛熳如春此花平日每開常見一紅裳女子護之及七七欲開此花女子忽至曰妾司此花今爲道者相共開之七七嘗一官僚召飲取栗散與娼妓皆聞異香唯咲七七者栗綴于鼻不可脫但聞穢氣須臾狂舞粉黛狼籍共爲陳過栗



乃墜七七又能酌水爲酒削木爲脯指船卽  
住呼鳥卽下

譚峭詩

譚峭詩云練作長江扇作天鞞鞋拋向海東  
邊蓬萊信是無多地祇在譚生拄杖前

烏龍

韋善俊携一犬名烏龍後化作龍乘之飛去  
龍床

韓志和有道術憲宗時獻一龍床坐則鱗鬣

爪角皆動又於御前以蠅虎子數十令分隊

舞梁州曲皆中音節

飯粒成蜂

葛玄師事左慈與客對食嗽口中飯皆成大  
蜂徐徐入口却成飯粒

仙臺郎

侯道華晨起飛在松頂揮手謝衆曰玉皇詔  
我爲仙臺郎今去矣

青雲芝



羊惜夢入洞府石穴中有物飛出甚長神人  
曰此青雲芝也

王氏神仙傳

總真真人

王遠字方平明天文圖讖逆知吉凶漢桓帝  
問災祥不答乃題宮門四百餘字預說方來  
帝惡之令人削除外字雖滅內字復見墨跡  
徹入板裏在太尉陳耽家四十餘日一旦曰  
期運當去不得復停三日忽失其尸大上老

君賜方平七轉靈符爲總真真人領仙士萬  
五千人東遊括蒼過道民蔡經家知其骨相  
合道曰汝應得度世補仙官但少不知道氣  
少肉多唯可尸解此法須臾如過狗竇中耳  
經忽身熱欲水灌之如沃焦狀因失其尸後  
十餘年忽還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作  
一百石飲以供從官其日果至因遣人召麻  
姑姑至年十八九頂中作髻餘髮垂腰旣坐  
各進行厨金杯玉盤麟脯仙饌非人世所有



姑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復淺於舊矣殆還爲陵陸乎方平曰海中行復揚塵也姑求米少許擲地皆成真珠方平笑曰姑年少作此變化吾已年老不喜爲之矣

聞道易修道難

鬼谷王先生名詡受道於老君居青溪之鬼谷蘓秦張儀問道先生曰聞道易修道難二子世心未冥可學遊說必相其國不相死矣

若不懼當傳二子請學之三年辭去先生云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

養神芝

秦始皇時大宛中多疫死者有鳥啣草覆其面卽活鬼谷先生曰海中十洲祖洲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亦名養神芝一株可活一人

澤瀉丸方

王探漢初抗跡南山居於樓觀知名與身踈德爲道本廣行賑惠念及舍生趙先生授以



黃庭內景之法及澤瀉丸方後遇太玄仙女  
能變身化景倏忽萬端復師司馬季主得神  
化無方之術忽竦身散爲雲霧或立平地卽  
爲崇山其貌儼然止在舊處

服黃連

王傳字公學道服黃連一百四十年氣力如  
四十時

王簿花

王興爲蒲江王簿罷官隱於秋長山山下洞

穴有千歲金蟾見者當得道山頂瓊花葉若  
白檀花開卽有人升天興於此山九載修鍊  
忽見瓊花吐艷金蟾跳躍雲車來迎白日升  
天後人相傳爲王簿花

未央

王嘉字子年久在東陽谷口符堅征晉遣人  
問吉凶嘉曰金剛火強堅不能解嘉乘馬徐  
行因墮靴棄裳奔馬而還堅又不解更問世  
祚嘉曰未央堅以爲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



大敗於壽州遂亡是殃在末年也以秦西居  
爲金晉都南爲火火能鑠金也姚萇定長安  
問嘉應九五否曰畧得萇怒誅嘉及二弟子  
萇先使人隴右逢嘉將弟子計已千餘里正  
是誅嘉日也萇令發棺並無尸各有竹枝一  
枚

王喬有三

益州北平山上有白蝦蟇謂之肉芝非仙才  
靈骨莫能致也王喬食之得道今武陽有喬

仙祠王喬有三同姓名有王子晉王喬有葉  
令王喬今食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

胎息術

王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斷穀三  
十餘年力兼數人

水母

王玄芝夜見一道士因隨之行在西江水底  
月光中不見泥沙水隨步自開路旁一物如  
龍又若蛇長十丈許道士曰此水母也見者



長生

眉上肉塊

王守一貞觀初自稱終南山人王布衣賣藥於洛陽市富人柳信唯有一子眉上生一肉塊布衣壺中探藥一丸傳之須臾塊破有小虵躩出五色爛然漸及一丈許布衣叱之虵躍起雲霧昏暗布衣乘虵而去

桃核大如數斗

王蜃爲王屋令常念黃庭經六千遍未了深

義罷官絕穀咽氣入洞中有石室石床案上古經一軸蜃再拜曰臣竊入洞天萬劫良會今睹玄經願許塵目一披忽有一人曰吾東極真人王太虛黃庭經吾所註授於子復與桃核大如數斗磨而服之愈疾延年子未可居此更二十年期蜃携核與經而歸

彈一弦琴

太真王夫人王母少女每彈一弦琴卽百禽飛集時乘一白龍周游四海



召補仙官

丞相王徽姪女幼年慕道持經撫琴嘗曰洞  
宮有召命當補仙官題詩曰翫水登山無足  
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  
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明日雙鶴音樂  
異香滿野舉形就木空衣而已

玄洲宮主

女仙王抱臺得道居玄洲之宮洲四面玄濤  
沃天抱臺爲主仙道君之侍女道君命披綠

韞瓊笈出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以授青虛王  
真人

白雲如百尺樓

二道真居鬼谷栢臺常有白雲出臺中遠望  
如百尺樓道真常乘此雲遊戲山頂暮歸雲  
亦歛入臺內

高道傳

蘅薇香

張道陵母天人自魁星中以蘅薇香授之遂



感而孕

化出玉局

桓帝永壽中太上降成都其地化出玉局升坐之授道陵以要道

絳雪丹

開元中內人趙雲容問王元之乞延生之藥元之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此必死不壞百年復生至元和末百年雲容果再生

小兒誦經聲

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司馬承禎各就枕忽聞小兒誦經聲泠泠如金玉天師窺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照一室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聲也

白驢

張果常乘一白驢休則疊之如紙貯箱中以水噴之復成驢矣

白蝙蝠精

明皇問葉法善張果何人法善曰混沌初分



白蝙蝠精也

類說卷之三終



